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目錄

書胥命　以爲結言不盟近正辨

書享禮

錢唐張應昌學

○會盟總論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非知禮者之言是四名者皆非諸侯所得爲是漢初諸儒竊取春秋所書不知其爲僭妄意以爲先王之制而載之禮 葉夢得春秋考

盟者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亟會非禮亟盟亦非禮 劉敞傳隱元年

諸侯臨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境朝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春秋時侵伐盟會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國中以治其民也未嘗一歲無出境之事也悉書之皆罪爾 高閌集注桓十二年

合諸侯之謂會昭神要言之謂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盟會

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旣朝則設方明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

春秋盟會咸出諸侯之志卽有褒譏亦彼善於此爾傳辨例馬驌左

春秋會盟以名言之則離與參爲私同爲公也以事言之則事之公者爲公私者爲私也以義言之則合義者爲公不合義者爲私也其有見于傳而經不書者以爲惡之諱之而削之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傳言踐土載書之次與會不同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臨也王臣臨之異姓爲後故其次與會異孔疏傳二十八年○以上總論會盟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言天子合諸侯而命事曰會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言諸侯將朝天子先會以習禮儀也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葢諸侯無私會必有天子之事而後會也春秋書會九十二非以王事會也皆譏也

惟會蕭魚以不戰服楚偃兵息民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特筆可謂彼善于此者矣參彙纂隱二年會潛孫復徐彥隱九年會防胡安國汪克寬說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踰竟何休注隱二年會潛

傳稱楚子問禮于宋左師鄭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然則王伯合諸侯之禮不同今皆亡之司儀掌客畧具其儀耳節則未之詳也張大亨五禮例宗

會同之禮設于宗伯掌于行人成康盛時諸侯因時而會宣王中興鳩散討貳復有東都之會平王東播權歸諸侯其會非干戈敵仇則盟誓固纂非竊人土地則保我疆邑車輪四馳蔑有寧歲始也諸侯專之其次大夫專之其次蠻裔攘之禮法變蕩不可扶持矣沈棐比事

古者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朝聘有時出入有度世

之亂也諸侯無法以守强陵弱衆暴寡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列國之會紛然于天下矣凡書會皆非正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 呂大圭或問隱九年

禮時見曰會會以訓上下以正班爵以敘長幼則會無非時者無非事者春秋之世强陵弱小役大搆事者旁午交與畏命者奔走不息欲相親則爲會欲報怨則爲會欲求盟則爲會欲合衆則爲會勞民蠹財棄國弛政凡書會皆罪也 李明復集義隱二年引謝湜

會有三例時會也參會也主會也 特會者離會也兩君相見也三以上爲參伯者主其會爲主 其初以諸侯而特會其後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矣又其後以大夫而特會大夫矣其初以諸侯而主會其後以大夫而主諸侯之會矣又其後以大夫而主大夫之會而君若贅疣矣其初以諸侯主諸侯之會以攘夷狄其後以夷狄同主諸夏之會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矣又其

後以夷狄獨主諸侯之會（會申）而伯主不復與矣懼楚而通吳會吳以謀楚卒之楚敗吳强而黃池之會春秋以是終焉通而論之諸侯特會多在隱桓以前自有主會無特會參會者矣大夫特會多在文宣以後有大夫特會而後有大夫主會者矣以諸侯主天下之會自北杏始以大夫主天下之會自雞澤始以夷狄同主天下之會自宋始有北杏而後有葵邱之會宰周公至會溫而天王狩焉諸侯之亢極矣然後大夫乘之大夫主會而諸侯失政然後夷狄乘之（顧棟高大事表）

穀梁子謂會者外爲主（隱二年會戎下于潛條下）非也凡盟有書公及公會之別若會而不盟則合會無以屬辭（屬辭方苞直解叅）○以上論會

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劉熙釋名）

周官大司寇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藏之司盟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益古

者天子諸侯信則盟以要之割牛耳歃血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戎右執器陳其載辭司盟北面讀載書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以次歃既歃坎牲加書埋之此天子盟諸侯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王命諸侯自盟司寇不涖其伯者之盟則假會同禮爲之 隱元年孔疏 趙汸屬辭參

盟非先王正禮也故朝覲宗遇諸侯以四時見王于廟者皆無盟諸侯有非時而來朝者曰會十有二歲王不時巡而來朝者曰同二者非朝之常禮則爲之築宫爲壇於國外設方明而祀之謂之盟非時而來朝者必有不協而請之王也則爲之盟以信之王不時巡而朝諸侯者必有戒事而使之守也則爲之盟以一之司盟掌之而大司寇涖焉是非天子不可行天子者百神所主而天下所聽焉者也安有諸侯而可三神者乎諸侯而有盟僭也 葉夢得春秋考

諸侯有不協請於天子而盟不得擅相盟書盟皆惡之 葉夢得傳隱元年

衰周不競信義不足懷遠威刑不足制強諸侯攜貳不能協一假歃血以要信而背信產亂實起于此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變雅之詩也至東遷盟約浸繁口血未乾兵及已接適以資狙詐之計耳沈棐比事

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盟者有私一國而爲盟者桓文合諸侯奬王室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于公也若諸侯自相爲盟各爲私計甚而黨逆朋凶怙惡濟虐則春秋所惡家鉉翁詳說隱元年

盟者不相信也隱元年書及邾盟七年書伐邾元年書及宋盟十年書伐宋取郜防以見無由中之信未有不背者也黃仲炎通說

不請命天子而擅盟王命由此不行書盟罪諸侯之專也修德禮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待小國之道也德禮修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正而小國畏奚待要約而後協哉不正其本而劫之以盟邦國由此不親書盟又見睦鄰之失道也李明復集義隱元年引謝湜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宗主也主盟列所盟先後周道尙親故後異姓或以爲同宗之盟或以爲宗伯屬官掌盟詛載辭非也馮時可左氏釋

昭十三年左傳杜注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疏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卽此再朝而會傳與書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與書義同愚按盟于方岳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說朱鶴齡讀左日鈔

特盟專辭也三以上爲參盟參盟衆辭也伯者之盟爲主盟主盟尊辭也尊爲盟主聽命焉有盟主而天下之參盟定于一矣盟主不作而盟復參錯矣齊桓沒有曹南之盟晉伯衰有鄟陵之盟顧棟高大事表

曰諸侯盟于扈文七從此無天子曰大夫盟襄十六從此無諸侯又偶筆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盟詛興而政教號令始不行于天下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惠周惕詩說

先儒疑盟誓非古然夏氏作會殷人作誓古實有之必以周禮司盟

之言為漢儒僞雜實未然也盟誓聖王豫設以待衰世何可深非東遷列國日尋干戈而會盟何有講信修睦之意焉況春秋時猶秉周禮不至如戰國之爭城者賴此以維持之也於此而禁之人道絕矣惟盟當別善惡善惡繫乎公私桓文率天下尊周室公也善也無事而摟諸侯私也惡也與楚吳共事推楚主盟不但譏其私而已惡之中又有惡焉是故私相盟與夷狄盟之盟不可有同尊周同外楚之盟不可無以為盟誓皆惡之恐論近於偏也陳遷鶴紀疑 ○以上論盟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從伯主會盟者另列與夷狄會盟者另列

特相盟會不書惟內悉書之據傳僖二十四年晉侯會秦伯于王城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之類皆不書陳傅良後傳

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此可以考世變汪克寬纂疏哀二年

隱元年及宋盟宿已為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微者

不足紀故穀梁於外盟之瓦屋發義曰諸侯參盟於是始 王樵輯傳 隱八年
無主盟而後參盟見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無伯而春秋終焉 呂大圭五論
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同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與爭利紛然無所統攝幾底於亂故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備書 桓十二年 家鉉翁詳說
司盟邦國有疑掌其盟約所以崇體統息紛爭也隱桓之世盟會繁與結黨相軋自齊會北杏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會盟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鄟陵復為參盟而諸侯復散七國之分擾兆於此聖人悲王道不行以為惟伯猶足維之也故予伯 顧棟高大事表
一與一為二又加焉則三由是而之焉無窮矣故參盟同盟異於特盟也參盟者同盟之漸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事興矣 張尚瑗穀梁折諸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內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 牛運震傳

又　秋及宋人盟于宿

左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此參盟之始 杜注 ○魯宋之交始此而離于六年之輸平 李廉會通 ○胡氏曰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按不稱公則及而盟者魯臣也十年翚伐宋則會而伐者亦魯臣僕而盟僕而伐皆聽其臣爲之而公若無與焉春秋微旨也故此盟惟重宋而已若謂有宿君而後志豈不謬哉 袁仁胡傳考謬

隱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始平于齊也杜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艾之盟鄭故也自盟石門而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盟趙鵬飛經筌○春秋初宋魯衞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魯鄭始平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爲爾陳傅良後傳○宋殤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圍邑而取之鄭怨宋深矣特平齊以爲他日伐宋之謀何以知其爲鄭莊合齊魯也石門之盟齊鄭合黨故也汪克寬纂疏○諸侯修睦以惇信明義爲本魯與宋盟宿矣齊與鄭盟石門矣至此魯離宋黨與齊盟艾又二年齊離鄭黨與宋盟瓦屋又二年齊魯並離宋黨而與鄭盟中邱倏離倏合爲結黨私行計耳信義何有焉季本私考○公會齊四十二始于艾終于定十二年盟黃于艾志齊僖小伯之始于黃志齊景爭伯之終汪克寬文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以成紀好也杜注二年紀莒盟密爲魯故今成之○魯莒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爲之平之而魯莒之好猶未合也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以堇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譏公之失禮也家鉉翁詳說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防謀伐宋也○魯啗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非王意也其後伯主挾天子令諸侯實昉於此家鉉翁詳說○爲鄭會齊將病宋也前輸平則爲艾之盟今受祊則爲防之會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是聽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

隱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左會中邱盟于鄧爲師期○尋防之會謀伐宋杜注○防之會魯與齊謀伐宋中邱之會復借鄭決師期汪克寬纂疏○鄭叛王合諸侯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鄭而後諸侯之師始橫行天下陳傳良後傳○是時未有霸也而已爲霸之漸前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參會矣前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兵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摟諸侯以伐矣王樵輯傳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鄭謀伐許○許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也鄭莊計餌齊魯借力吞併甚矣鄭莊不仁齊魯不智吳澂纂言○會中邱魯地也會時來鄭地也前則鄭欲結魯與齊來魯爲會此則魯既收鄭祊取宋邑因往鄭謀許以爲報也鄭誘魯以利始求之而後招之魯爲鄭所誘始從其求而後遂不得不應其招此鄭莊之狡

魯隱之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

左公即位修好于鄭○桓公篡立欲結好自固因鄭求許田未遂乃求好于鄭鄭亦乘機以求許田耳張洽集注○魯鄭特相會盟惟桓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鄭莊之結魯桓之交鄭突皆黨逆耳李廉會通○隱公初鄭莊獨雄隱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同此桓所畏也故首求於鄭鄭既得賂然後結好三傳蔽於易祊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爲賂是以并垂之事失之葉夢得傳

又　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當時惟齊鄭最雄亦惟齊鄭最睦得鄭即無患于齊又何患于他國故盟鄭而桓位定矣朱朝瑛略記○垂之會鄭爲主也越之盟

魯志也鄭欲得許田以自廣故爲垂之會桓欲結鄭好以自安故爲越之盟胡傳○左氏謂結祊成循其迹也穀梁謂內爲志誅其心也鄭借易田之迹以行要求之心桓諱求盟之心而附結成之迹彙纂○春秋之世篡賊列於會盟則不討故鄭挾以求許田而魯志乎爲此盟也方苞直解○愚按內盟書及穀梁內爲主之說另門已辨之矣而凡書盟原有內爲主者特非以內主之故書及耳故仍采此數說入此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爲賂故立華氏也○穀梁傳家氏說見書以門

桓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嬴

左成昏于齊也○懼方伯而乞昏不由媒介而自會皆不正也家鉉翁詳說○魯宋世姻隱敗宋結怨桓爲仲子所出齊恐新君復

通宋姻有意親魯既失好於宋不得不修睦於齊故不特魯欲娶於齊而亦齊欲昏於魯也自此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而宋交絶至伯姬歸宋始通然則會嬴乃齊魯世好之始張自超宋朱辨義

又　夏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

杞當從公羊作紀齊魯方睦紀畏齊會魯求庇彙纂○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爲紀左云杞求成因入杞而傳會耳汪克寬○拔郕郎魯成邑非郕國辨見地名門彙纂以爲郕國參會誤

桓三年秋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公親迎當書逆女不曰會此見齊侯出疆送女而公會之皆非義也彙纂程子胡銓

桓六年夏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左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于齊故求

魯黃震日鈔 ○此見強國暴恣小國微弱奔走不暇救其危也孫覺經解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齊鄭方圖紀衛與鄭有隙伐鄭之役衛實從王魯因會之將以為援然齊衛胥命于蒲亦既修好矣衛始以鄭之怨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弗來呂大圭或問 ○衛宣未與魯通至是為會期而終背公更與齊鄭郎之戰兆此黃震日鈔 ○餘見會書弗遇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為仇桓公欲合黨以敵之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之心張洽集注 ○宋為鄭所挾積忿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請突立必助己也而突仍絕宋使宋莊不得志於鄭故合三國以為盟將為圖鄭之計也是盟宋為主既而五會桓公欲堅魯之志也蓋齊鄭為黨宋得魯則齊兵不

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季本私考○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詞費也所以著屢盟長亂數會厚疑盟而卒叛會而卒離也胡傳○黃說見下

又

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黃氏說見下 胡氏說見上

又

冬公會宋公于闞

宋欲結魯讐鄭也季本私考○宋魯皆助鄭突者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爭鄭之計卓爾康辨義○折闞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爲主也黃正憲翼附○胡氏說見上

桓十二年春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當作紀

隱二年紀莒盟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與之盟莒以援之汪克寛纂

疏　○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僅與小弱之莒借其不能助紀可知（吳澂纂言）○杞乃紀之誤左氏平杞莒之說非（葉酉究遺）○謝氏說見前總論

又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傳見下條穀丘宋地也傳云句瀆之丘○宋以立厲公故貪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杜注）○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又盟燕將以斷齊鄭之道也左氏乃云平宋鄭何也蓋齊謀吞紀魯桓欲援之而不能其欲平鄭于宋者欲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計亦巧矣（黃正憲纂附）○左云魯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事要約非爲鄭賂之事也因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請耳（吳澂纂言）○左氏以爲平宋鄭若旣盟矣則平兩國之言已刑牲告神而定之矣何必又與宋屢會又盟鄭而連師伐宋哉吳氏

以為別有他事非為鄭賂是已蓋皆為紀也又致燕人者多款黨以敵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公會宋公于虛　冬公會宋公于龜

左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郎穀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二年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家鉉翁詳說○宋納突求賂突入國不償遂成釁隙故公欲平之虛龜皆宋地公欲成宋之急屈已連往與會而人不親為詳書以譏之張洽集注○公始以柔會宋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邱于虛于龜求宋亟矣蓋自隱以來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謀已故急求宋既而求鄭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鄭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亂知其不足恃乃復伐之立國如是而可久乎程端

學本義○胡氏黃氏說見前

又　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公平宋鄭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鄭突奪位而求盟也顧棟高大事表○自突之入鄭四會二盟皆爲鄭謀使宋鄭可平一盟足矣何以多爲今屢盟數會而宋不肯平可以已矣乃寒前日之盟背前日之會盟鄭而謀伐焉冬及鄭伐宋反覆甚矣趙鵬飛經筌○與人交者無忠信誠愨之心而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讐敵然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魯桓宋莊鄭厲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而已張洽集注○鄭助齊以虐紀魯爲紀求合諸侯乘突新得國將以攜齊鄭之交故屢會宋以求免鄭賂所以示德于鄭也宋既不從鄭亦怒宋而謀合于魯故爲是盟魯之盟鄭者爲鄭圖宋故

逾月有宋之戰鄭之盟魯者爲魯扶紀故逾年有七國之戰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左鄭人來請修好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以曹地曹與會杜注○突之立以宋而宋旣憾之所與者魯而已故求於魯爲會前年伐宋德魯故今春會而夏又聘焉趙鵬飛經筌○前年魯鄭救紀而敗齊衛燕處齊衛報怨會以謀之曹與魯協故會鄭于其地吳澂纂言○會于曹地曹在衛南東北界齊伺齊衛之往來也季本私考

桓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左曰謀定許也經無其事孫覺經解○隱十一年入許者齊魯鄭也今許乘鄭亂復國齊魯不與師問之則已矣安得反爲會定其位乎鄭玉闕疑○案會艾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安見其爲定許

乎孫氏鄭氏所以駁左也高氏閌以爲魯與齊絕僖公卒襄公新立今復通好揆諸當日情事近之彙纂案 ○此齊襄元年也素通其妹假會爲往來之地耳故不數年有彭生之禍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見書伐門會于某而後伐門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謀伐鄭也○前年謀納厲公不克故更謀杜注 ○非禮之會且爲不正況屢謀以伐人乎其肆人欲滅天理罪孰大焉湛若水正傳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平齊紀且謀衛故○紀懼齊每爲之備而齊多詐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弛怠而不我慮尋盟既退魯齊遂戰于奚齊遂遷紀三邑足知盟之無益而長亂矣高閌集注 ○公十三年會紀敗齊

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張洽集注

○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其後齊卒遷紀而魯卒會齊納朔則齊魯之强弱具見汪克寬纂疏

又　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尋蔑之盟也○是年八月卽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隱桓皆盟邾而背盟者皆以宋故汪克寬纂疏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

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杜注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穀梁盟納子糾也○見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胡傳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始及齊平也○齊魯不和久矣納糾之後至於屢戰齊桓求

伯欲與魯平而盟 孫覺經解

公羊莊公升壇曹子手劍從之管子曰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按曹子事經不書歸田況汶陽田至鞌戰乃能取無足據者齊桓伯術捐小利結諸侯容或有之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 葉夢得 張洽 趙鵬飛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出竟遭齊宋欲伐魯專矯君命與之盟 何休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忘讐請昏齊使卿要盟傲魯甚矣春秋責齊亦責魯家鉉翁詳說

莊二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小白已霸矣復爲離盟者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傒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見公之迫于齊而不敢不從也葉夢得後傳○盟于防遇于穀矣復盟于扈何也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公志在得妻而齊侯之志在于從伯故盟防而後許之納幣遇穀而後許之請期盟扈而後許之逆女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邱以來知公不可力服故委曲招致十有餘年而卒致公于盟會趙汸集注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會魯將討衞定交而加兵見其謀之審張洽集注○會于衞地謀伐衞明矣然魯不與伐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不與也汪克寬纂疏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請復季友也○子般卒慶父哀姜專國季友出避禍公在童年𦂳奉之會伯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國者深謀秘計告於伯主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與之盟使復季友之意出於齊旣盟召諸陳而公次郎待之若不敢不從伯主者季友以伯主之重慶父不敢去之矣吳澂纂言○齊桓公爲伯不討慶父之罪有戟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爲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於魯也重矣顧夫人慶父猶在則禍本尙未去也御纂直解○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

方九歲國無重臣爲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強大如此毛奇齡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爲是盟而魯會之趙汸集傳○齊孝不能修桓之業陳鄭失所依託爲是盟以合齊楚爲息肩之計蔡則久屬服于楚者也魯久與宋絕好宋襄方憑陵諸侯故亦幸齊楚之合而往會楚乘諸侯之不服宋計攝東諸侯合已亦聽陳楚爲是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衛人平莒于我○莒自獲拏後未通于魯衛成承衛文之志平其舊怨至明年會向乃成趙鵬飛經筌○莒慶先盟莒子後盟見慶能左右其君也二盟慶之志也慶何以能致公因婚姻也何以能致衛因甯速也文公以前外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

以魯婚姻主乎二國名之著其專也因甯速以致衞故甯速亦連類名之皆所以著事實 高澍然釋經 ○中國無伯參盟復見 趙汸集傳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

左尋洮盟也○洮盟衞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盟莒子在會而衞以大夫何也洮盟衞乎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取信于人故衞成在苫塊亦躬行莒與魯怨舊矣一旦復通慮有不測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向盟莒知魯肯乎不躬行非所以爲平莒魯相從衞但以大夫質信而已 趙鵬飛經筌 ○高說見上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疆戚田故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見內盟不目其人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見公如伯國受盟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見大夫會盟門○左云報扈盟解經之實也而又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解既曰報盟又曰來討自相背程端學辨疑引杜說

文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頃王立故也○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杜注○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乃命蘇子盟魯文公嘗辭不敢盟而躬往覲焉可也及蘇子盟不恭甚矣家鉉翁詳說○柯陵尹子雞澤單子平邱劉子皆諸侯盟王臣洮翟泉王人女栗蘇子皆大夫盟王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惠士奇春秋說○諸家多從左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王臣與周下盟諸侯爲非惟戴岷隱曰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即蘇子也今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黃震日鈔○按戴說得之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謀諸侯義也大夫擅政失也汪纂疏引王樵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見公如伯國受盟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公即位之初憚會霸主而付之公孫敖不得志于晉者數十年

今齊亂公能討其罪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

以威我命卿執辱邊鄙被兵此有志者困心衡慮之時也公方

且宴安於國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無志甚矣張洽集注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左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穀梁復行父之盟也○齊屢

侵伐畏而與盟不能禦侮而納賂求盟君臣有愧矣家鉉翁詳說○

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晉爲魯故會扈將伐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於是齊侯欲取償於魯至是納賂求盟所以得盟高閌集注

文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齊伐我襄仲請盟○齊以鄭邸公不親盟來討而脅公出盟亦見前盟之無益也汪克寬纂疏○齊侯與遂盟矣齊之叛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恥也文公之世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胡銓解○商人無禮伐魯喪使魯以在喪之故卻之可免脅盟之辱乃魯前以病辭此不以喪辭不亦悖乎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以定公位○春秋弑立者列於諸侯則不復討曹人之請負芻亦以此傳胡○齊公子元不討商人之弑舍歟職之弑商人元

郎因亂得國偃然在位其愈於魯接無幾也豈惟魯欲會齊以定接齊亦欲會魯以定元平州之會同惡相濟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之會謀楚也此歸父會齊侯之故趙鵬飛經筌○楚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有交會齊謀所以事楚也藏啟隆傳註會必有事以大夫往會諸侯尤非無事空行者左氏不言相會之故觀下歸父會楚子于宋則此會當是齊魯怵楚師之强合謀以交于楚也據左氏楚使申舟聘齊齊亦應有報聘之使又據左氏成元年傳臧宣叔之言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云云則此爲合謀以親楚無疑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見晉楚爭盟門○楚陵蔑諸侯甚矣不嚴兵固圉以爲聲援

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胡傳

又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自齊惡之殁事齊稍怠惟歸父兩會齊侯齊蓋有以譏魯矣高固婿于魯故爲魯謀也趙鵬飛經筌○魯欲會楚先爲穀之會今欲從晉先爲此會皆覦其強弱以爲行止不敢背齊也卓爾康辨義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聞齊將出楚師故○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歸父叛齊卽晉既而歸父奔齊晉尙疑魯貳心於齊魯亦恐晉不信也故爲此盟果於絕齊志於從晉焉明年戰鞌其謀蓋定于赤棘趙鵬飛經筌○易爲及晉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高閌集注○行父當國憾齊人之納歸父又聞其將出楚師故結晉晉既怒齊亦欲懷魯故不憚降尊而爲此盟蓋皆以紓私也衛纂直解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見内大夫會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宋合晉楚之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案經書魯衛而不及鄭傳稱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謂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今仍存之彙纂案○趙氏呂氏辨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三年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悼謙敬不使國君就已出國都而爲盟長樗近城之地孔疏○觀襄公如晉能與晉侯盟則左氏謂會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遂爲四歲即位者妄矣季本私考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魯懼齊爲會以自固高閌集注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和解之二國復自結其好杜注○莒與邾伐魯湨梁之會晉以魯故執邾莒之君同圍齊之後又執邾子至是齊與晉成莒失其恃而爲是盟趙汸屬辭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魯自往非楚召之也不行會禮故四國大夫不總書杜注孔疏○書會未有不行會禮者離至不旅見故不總書耳葉酉究遺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傳說見邾魯交兵門○邾魯與國宜其盟好相繼而自隱盟蔑桓盟趡至昭幾二百年曠絕蓋莊僖以來干戈相尋故盟好不講今始息兵于邾以尋曠廢之禮結祲祥之盟然隱桓時公親

與盟至今政在三家矣書翟之盟邾見政不出于昭公也沈棐比事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傳曰謀納公也莒邾杞皆魯與國高閌集注○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為糾合之謀而卒不能納王鉞會日錄○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晉不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陳傅良後傳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見大夫會外大夫門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

左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注郯即拔○大夫不顯邾君在喪而盟之甚矣至句繹之盟奪其地而二卿脅盟又甚矣彙纂汪克寬胡銓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久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與齊搆釁今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

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爲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皆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爲國以禮服人以誠侵伐不事詛誓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御纂直解○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侯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用孔子大治齊人慕義春平而夏會焉安有使萊兵刼魯侯之事是會聖人相禮使兩國繼好謀闕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其盟辭齊脅魯以從役魯要齊以反田非聖人事也彙纂趙匡王樵○齊景圖霸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刼且齊魯會盟多矣未嘗有衷甲之變就使有之聖人豈無禮義之論愧之如燭之武解鄭圍展喜卻齊師何至以兵刃爲威以求索爲功如魯曹沫趙藺相如乎侈言夾谷奇績

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黃仲炎通說○公即位後齊魯日尋干戈孔子首以講信修睦為事故有此會齊景圖伯亦欲親魯懽然釋憾以田來歸洵聖德所爭也左穀欲歸功孔子而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鬬力者所為而以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要魯以三百乘從是以縣鄙視魯也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果然則汶陽既歸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于册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先儒亦多疑之故不錄彙纂案○三田之歸左穀謂孔子退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陽虎奔齊請師以伐曰三加必取之以鮑國之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

政已衰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好矣是以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陽虎叛奔可以乘間何舍是不爲反僥倖一旦之勝乎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此言猶近葉夢得傳○左穀所稱劫萊兵誅優施請汶陽欲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方苞直解

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杜注○于艾隱六齊魯爲盟之始繼之以瓦屋于幽而齊霸遂成于黃齊魯爲盟之終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霸矣汪克寬纂疏○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間也故盟以結之牛運震傳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晉圍朝歌會謀救范中行氏○齊景求霸助晉亂臣孔子去魯三國同助不喪危矣張治集注○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令晉

有荀士之毀復會以謀之蓋挾其叛以搆晉亂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嘗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爲之公受制於臣也直解 汸集　○又見外特會會洮

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邾者魯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好修睦自有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邦交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書盟始蔑而終句繹也家氏纂叅　○魯邾之盟始於隱公盟邾儀父終於叔仲盟邾子夫邾子未列於諸侯也公盟之旣列於諸侯也爲臣盟之可以觀世變矣蔑與句繹爲盟邾之始終即通春秋書盟之始終張自超宗朱辨義　○自是內外盟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會鄖十二年　三國盟亦不書陳傅良後傳　○餘見大夫會盟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見書吳門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俱見中國夷狄特會○兩會伐齊又為此會堅吳之好以敵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吳徵會于衛衛殺吳行人而懼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言于太宰嚭乃舍衛侯○於橐皋之後與衛宋為會必衛宋求通於吳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外盟來告則書杜預注隱三年

外特相盟會不書雖參以上不書必有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春秋書

外特相盟五（隱二盟密隱三石門定七盟鹹盟沙定八曲濮）參盟三（隱八瓦屋桓十一惡曹僖十九曹南）密與石門天下無王諸侯私相結也紀莒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春秋之初有特相盟而後有參盟諸侯合而為亂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興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宣十八年齊侯晉侯盟于繒之類是也舍伯主亦無敢特相盟者苟無盟主則參盟復作齊桓既卒宋盟曹南中國之勢一變其後晉弗主盟而復有參盟（趙汸屬辭）

書外諸侯特相會二（桓二會鄧定十四會洮）參會一（定十會安甫）外特相會必關天下之故而書會于鄧中國始懼楚世道之一變也會于安甫于洮黨亂臣而叛伯主天下自此無伯世道之又一變也（趙汸屬辭參顧棟高大事表）

書外胥命相遇義與書特相盟會同外胥命一（桓三于蒲）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宋衛一黨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

門之盟同外相遇三（隱八于垂莊四于垂莊三十二梁丘）特相遇惟莊以前見之齊僖

欲平三國宋公有疑請與衛侯先見是以有十年鄭宋連兵報復之

禍齊襄欲滅紀與陳鄭遇垂紀侯是以去國齊爲楚伐鄭請會諸侯

宋公請先見遇于梁丘是以緩伐楚皆有關天下之故也（趙汸）

隱二年秋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外相盟之始）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公穀皆作伯左氏附會作帛杜注

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程子經說）○子伯二字俟

字之誤（吳澂纂言）○于蔑內盟之始于密外盟之始志東遷諸侯無

所統一也（家鉉翁詳說）○外特盟不書此書者志諸侯之合（陳傅良後傳）

隱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尋盧之盟也○據傳春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爲諸

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

庸同歃非關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汪克寬纂疏○隱公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魯則徘徊二黨之間惟利是從初比于宋至盟艾而從齊附鄭書石門之盟則知齊爲鄭黨及盟艾則知公從齊附鄭也趙鵬飛經筌○是時齊方盛強而鄭之仇在宋鄭莊恃齊以敵之故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伐春秋詳書于策見鄭莊多詐齊僖不義二國相與之固列國被其禍也張洽集注○志世變也鄭莊挾齊自強齊僖資鄭糾合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劉寶集錄○天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是春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陳傅良後傳○此伯圖之肇也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已將趨于伯矣齊侯鄭伯雄長于其間於是齊鄭爲一黨魯宋衛陳蔡爲一黨二黨分而

多故矣魯邾莒紀之盟特通好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齊侯鄭伯之心豈魯邾莒紀之心哉蓋北杏鄄幽之兆自此始矣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專魯宋衛陳蔡亦未肯下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後專執之矣故曰此伯圖之肇也呂大圭或問○盟于石門何以書平王命晉鄭夾輔周室成王賜周公太公命藏在盟府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奚爲而盟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救衛則齊首惡也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莊存與春秋正辭

隱八年秋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年鄭邾伐宋入其郛以報之○穀梁諸侯參盟於是始○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于叛王合諸侯

於是輸平于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陳傅良後傳○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信安在哉張洽集注○春宋衛遇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與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五年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鄭伐宋入其郛宋伐鄭取長葛以報之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故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然宋欲絕鄭齊終不與鄭絕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齊傳之謫與鄭莊同張溥四傳斷○宋為主盟與鄭絕也程子經說○考之經鄭實不預盟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中邱合兵伐宋齊為之首齊既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左氏所紀其未然歟家鉉翁詳說○程子云與

鄭絕說是鄭玉闕疑○入祊之後鄭得魯援則宋不能無恐而求于齊爲急故宋序齊上主是盟也齊亦不肯從新附之宋而背入好之鄭卒叛盟而伐宋趙鵬飛經筌○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黨馴致列國同盟其兆始此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在王畿馴致翟泉抗盟其端亦始此王元杰讞義○王氏樵說見內參盟總論○自參盟作各樹其黨邦交離合無常會盟侵伐益多事日講解義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始懼楚也○外特相會非關天下之故不書楚爲害中國於是始故書趙汸集傳○舊說以鄧爲國謂地以國鄧亦與會江氏高氏本杜氏考證是蔡地非鄧國詳見地名門

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謂宋與盟九月必不執祭仲左氏誤矣孫覺經解○經文無宋疑傳衍文趙鵬明讀書一得○傳多一宋字宋鄭

讐搆久矣前此未嘗合而繼此則我與宋又連謀伐鄭此時焉得有宋邪況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羨文也（毛奇齡傳）○趙汸曰此郎戰郎諸侯也用一事再見書人例經無宋傳衍文宋亦不當序鄭下注云經闕非（朱鶴齡讀左日鈔）○愚按舊說謂郎上文三國之君貶書人駁辨見春秋之初卿大夫稱人門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趙說見總論○公羊作宋人或字之譌何注欲比微者稱人之例遂援季姬事實之謂為宋襄諱非也當以左穀為正（趙坦異文箋）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叛晉也霸道熄諸侯散離盟復見（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陳傅良後傳）○齊景圖伯之始事也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

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李廉會通○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姑猶景公不能勤王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強人從我豈能得諸侯家鉉翁詳說

又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以經而言執行人而加之兵脅盟也以傳而言衛畏晉私于齊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盟盜盟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家鉉翁詳說○鄭獻衛靈叛晉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張洽集註引許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之際吳越之禍未至北方使齊景能撫伯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列國桓公之功可復矣奈何今日會明日盟無非

以圖晉爲事衞靈無道齊景無稱可哂也李廉會通○于鹹而鄭背晉矣于沙而衞背晉矣悉書之而中國自此無伯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八年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杜注○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衞皆爲晉故而士鞅又帥師侵二國故二君盟以固其謀高閌集注○約背晉也晉侵鄭衞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尚德不尚力御纂直解

定十年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衞盟今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于晉矣前此曾受晉命侵衞今盟夾谷亦棄晉矣家鉉翁詳說○盟鹹衞不與盟沙鄭不與盟曲濮齊不與至是三國並會而不盟信已結也高澍然釋經

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范氏故也○齊景爲牽洮之會救范中行氏黨叛臣以敵君

大義亡矣黃仲炎通說 ○自齊景圖伯衛鄭既與同盟宋至是始從齊家鉉翁詳說 ○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定二國之亂乃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皆非也汪克寬纂疏 ○洮之會宋常與鹹之會鄭沙之會衛夾谷之會魯同盟至此而宋亦去晉即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 會黃池兩伯之辭辨

外諸侯與夷狄特相盟會不書雖參以上不書必有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惟內悉書之趙汸屬辭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者徐戎潛魯地戎來而我會之修世好息外患也然待戎狄之法驅之而已費誓所以錄于書也不能攘而會之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譏也張洽集注參

○諸侯私會然且不可況會戎乎會而不已必有盟盟而不信必且肆其暴有潛之會然後有唐之盟有唐之盟然後有伐凡伯之事故春秋惡之 呂大圭或問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 陳傅良後傳 ○隱公即位不朝天王不聘諸侯而首與戎會不貶而其失自見 凌稚隆左傳註評測義 ○會戎於潛傷無王也東方禮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 何焯讀書記

隱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左秋復請盟盟于唐○書會又書盟甚之也與之會且不可況盟乎 湛若水正傳 ○費誓言徐戎並與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始于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胄備弓矢植板幹峙芻茭而後能禦之隱公不能制戎既與會又與盟會相見而已盟則以書相要矣歃血要言非特不能制戎又將受制於戎矣 趙鵬飛經筌 李明

復集義謝湜說○以中國禮義之鄉與戎割牲歃血責之也七年王使

來戎敵無禮則曾與戎好適貽王室之患耳春秋所罪也高閌集注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左修舊好也○隱因戎再請而後與盟彼有慕而求於此也桓

自與戎盟此有畏而求於彼也直解御纂○詩以是懲是膺頌僖

公之功而夫子錄之則兩公盟戎之書以示譏可知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

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盟也季本私考○甚哉齊

昭之愚也桓公征楚巳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巳乃與之盟

于邢家鉉翁詳說○外與狄盟何以書中國無伯華夷相亂也趙汸集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夏宋人齊

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俱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左衛人侵狄狄請平故盟○及夷狄盟下兼也然既懾之以兵彼畏而盟之猶足以戢其噬螫之鋒而結其安靖疆場之好也蓋夷狄之情怯之則愈進迫之則奔北以兵臨之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伐邢侵晉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亦忍而不伐今衛出其不意以兵侵之狄恐而求盟於是即其地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趙鵬飛經筌○衛弱狄強不盟且亡胡氏罪衛不當與盟過也徐學謨春秋億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居雒水間戎雜處畿內而中國至與之盟甚矣程端學本義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見晉楚爭盟門

又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服于晉○不討徵舒而乃會狄晉卑甚矣遂使楚爲伯者之事直書其事不貶義見 胡安國傳 高閌集注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吾大夫始特會楚 陳傅良後傳 ○餘見內特會門晉楚爭盟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 季本私考 ○始宣公欲求好于楚公即位受盟于晉楚共王立欲以威魯中國公懼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 葉夢得傳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見晉楚爭盟門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孔疏見內特會門○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曷爲不書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天下之辭也陳傅良後傳○楚子在陳各遣卿往而非盟會故專錄內高閌然釋經○自宣至昭魯三會楚以晉衰不足恃慮楚爲患故也則從楚之罪實晉之不德使之沈棐比事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李氏說見吳晉爭盟門○吳在柤往會之始結吳好夷狄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有吳患矣張洽集注○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御纂直解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左會于鄫吳徵百牢○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高閌集注○書會吳著哀公失謀于始遺患後日也張洽集注○魯不自修其德畏强藉勢與吳遠會卑屈甚矣卒致百牢之徵不亦宜乎湛若水正傳○叔還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乃被伐失所因也御纂直解

會之公又親會之悉書以著魯之失也其盟于鄫衍不書吳伯未成春秋將終其事不足以詳也張自超宋辨義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臯

左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乃不尋盟○前未有魯獨會吳之文哀公三會之者是時齊晉並衰楚亦隨弱罕見于經威諸侯者唯吳而已矣魯以吳强深結其好苟紓目前之患也沈棐比事○尋鄫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御纂直解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見吳晉爭盟門○公羊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陸淳辨疑引趙匡○春秋書會始會戎于潛志中國之親戎狄也終會吳于黃池志夷狄之陵中國也故曰春秋謹華夷之辨余懋學蠡測○愚讀公會晉侯及吳子之言而有感焉春秋之作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道之資故也齊桓倡伯魯獨遲遲不會豈非其趨向近正邪當時善覘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之君臣猶知有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而猶世道之一幸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焉晉既不足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於中國者乃在周公子孫禮義望國會之伐齊使逞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

黃池使偃然與晉爲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吳以爲國而又導之至於陵中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絶矣故春秋於是終焉呂大圭或問○黎氏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凡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非經意木訥趙氏曰晉侯惸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爲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爲伯忌吳之强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爲伯也交中國也程端學本義○趙木訥之說是也經不列敘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國結好而魯與焉爾非伯也黃震日鈔○按黃池之會吳未嘗主盟中國當時晉吳因魯以結好蓋吳之欲通上國將以雄長諸侯是其夙心晉以諸侯多叛而因吳以爲重亦所欲也故會諸而一國從之晉自顧勢力不能駕吳遜其先歃或有之而春秋

立文則不可先吳故書會晉及吳言會而及則兩大之形昭然而於事亦未爲失此所以爲春秋之文也公羊以爲兩伯孫氏以爲主盟在吳恐皆非義姜寶事義全考○此參會也諸侯不至東方小國亦莫有至者而謂以會兩伯爲辭不然也邵寶簡端錄○此晉吳因我以結好也公羊以爲兩伯之辭非也是時吳雖强惟得魯爾欲交中國而無由晉雖世伯至是諸侯已叛亦欲交吳以弭患故魯一出而二國從之矣自南而北來自數千里其慕晉求會之意實多若欲抗中國伯諸侯豈肯深入從晉則謂春秋以伯許吳者非也朱睦㮮諸傳辨疑○愚按程黃姜邵朱諸家辨公羊兩伯之辭證以稱及書法及當時情事甚是足破千古之誤

按僖廿一年昭四年楚與中國會二僖十九年廿一年宣十一年楚與中國盟二僖廿一年三十二年中國與狄盟二宣

十一年盟主會狄一成二年公會楚一宣十五年昭九年內大夫會楚二哀六年內大夫會吳一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公會吳三皆中國無伯與晉伯不競之事也齊桓卒宋盟鹿上以求諸侯于楚故有會盂之禍盟辰陵後入陳圍鄭憑陵北方馴至於有申之會齊桓逐狄以存邢而齊與狄盟于邢晉文卒而衞及狄盟楚盟辰陵而晉會狄皆非細故也趙汸屬辭

○同盟 服異同欲惡其反覆同心爲善爲惡諸說辨 特書同以示譏辨

同盟者殷同之盟也殷同之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東圭南璋西琥北璜上圭下璧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中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乘龍載大旂祀方明諸侯既皆聽命因相與盟于下方伯臨之以顯昭明同盟之禮也齊

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以率諸侯耳劉敞傳

古者諸侯之見天子六朝覲宗遇四時殊見也會同非時衆見也四時殊見者常也故在廟不盟非時衆見者非常也故在國外築宮四門設壇加方明于上天子各于其方之門祀方明而盟焉何以有非時衆見周官曰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十二歲巡守諸侯會于方嶽受命王不巡守則合諸侯受命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以約信故有盟司儀所謂合諸侯爲壇三成司盟所謂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者也周衰王政不行諸侯不協交相爲盟而已自齊桓圖霸始假殷同之禮而行焉葉夢得春秋考

朝覲宗遇四時更見於王常事也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

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莊十六年齊侯將帥諸侯以奬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共受命焉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見之節也迨晉主中夏亦襲其迹而竊用之 葉夢得傳 莊十六年

同盟乃盟名三家不知爲服異之名左氏於盟幽以爲鄭成蓋見鄭先被伐至此鄭伯入會故云爾然僖七年書齊人伐鄭繼書盟于甯母鄭亦入會而不書同二十八年書晉侯伐衛繼書盟于踐土衛亦入會而不書同何也 葉夢得 左傳讞

襄十一年同盟亳北傳曰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引覲禮殷同之禮祀方明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觀正義此言則

以同盟為覲禮之同盟可李廉會通

書同盟載辭若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然亦有天下之辭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邱牡邱踐土翟泉七盟是也七盟皆桓文之盛不書同又以見天下之一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為愈以七盟視他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為盛齊履謙統紀

文宣以前伯業盛而盟主重故盟不書同其或書同者則伯業未盛也文宣以後伯業衰而盟主輕故盟必書同朱朝瑛略記○按以上二說與吳氏澂合

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說穀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服異也說公羊者曰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四說者通于此或不通于彼且文定于二幽則曰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為愈是

聖人子之也于蟲牢則曰特書同以見其皆不臣是聖人惡之也予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同朱子謂此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爲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爲耳一言決千古之疑矣知同盟爲當時命盟之名則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其不書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爲名而非聖人剏立一例以褒貶之也考覲禮諸侯不協則有盟爲壇祀方明天子使方伯臨之謂之同盟是同盟之盟昉于周禮儀禮其來舊矣非聖人特加之名也書同盟惡諸侯僭天子之禮也逮其後且以大夫而行是禮矣所謂直書其事自見也黃氏仲炎亦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載書之辭爾葵邱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葢同盟之辭當時載書有之非孔子特筆凡載書曰同盟于某孔子筆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同盟之義穀梁曰同尊周也然如齊桓之盟首止以定世子盟葵邱

以尊王人晉文之盟踐土以朝天王獨非尊周乎何以不同又同外楚也然如齊桓之伐楚而盟晉文之以敗楚而盟晉昭之侵楚而盟獨非外楚乎何以不同文定曰同欲也然而何盟無欲何欲不同而有同有不同者何邪又曰惡其反覆也然而入春秋之初盟而反覆者多矣何以不同而獨于後之反覆惡之也左氏曰伐某也某服故也杜氏因以為服異然救鄭而盟馬陵不可云服異也何以同新城清邱斷道于戚未見有異而服之也何以同有不可以通者矣惟吳氏澂曰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也甚得孔氏所云載書稱同之義蓋春秋之初無伯而有盟無主盟亦無同盟各盟其事而已故自參盟以上如瓦屋惡曹于折曲池穀邱于黃其載書之詞亦載其所盟之事而已至齊桓而變矣至晉靈而再變矣齊桓志在合諸侯以自伯將以一人命諸侯使諸侯尊一人也殆不欲與諸侯同者而其

始猶未能一諸侯之心故二幽之盟以同諸侯爲辭若曰予一人未敢專惟諸侯同此也其後威力旣行諸侯漸服盟江黃而專之矣至於定世子于首止則諸侯不敢不推之以主是盟而齊桓亦不復讓矣自此而盟甯毋盟洮盟葵邱盟牡邱諸侯皆不得而同之者矣故葵邱直以五命命諸侯而諸侯惟命是聽也欲如二幽豈可復得哉晉文一戰勝楚諸侯畏服而不敢不以尊齊桓者尊之而晉文亦儼然以伯主是處晉襄繼伯襲晉文之餘烈垂隴之盟雖以士穀會諸侯而諸侯誰敢背之乎然自茲以往乃漸衰矣外不足以制楚內不足以服諸侯於是晉靈於新城之盟不敢自專而推于諸侯同之矣新城前後兩歷不同者諸侯旣不序同不同不足論也晉景之世淸邱則四國稱人斷道則諸侯主者亦少晉不足以致諸侯故蟲牢馬陵于蒲皆讓而不主況晉厲之于戚于柯陵尙不能推與諸侯同之

哉惟是晉悼之伯不讓文襄然其為人謹厚而寬和有謙謙之德而不爭赫赫之名虛朾以致宋雞澤以懼楚伐鄭而盟戲再伐鄭而盟亳城北當亦讓而不主而諸侯亦未必以尊文襄者尊之也若夫晉平之不逮晉悼多矣祝柯澶淵不與諸侯同者何哉盖圖齊之役晉師武競諸侯莫不稟命焉故澶淵猶振祝柯之餘威至伐齊受賂慾則不剛色雖厲而內荏重邱之盟又同諸侯矣晉昭之于平邱猶先世讓而不居之意而後復主盟于皐鼬者定公會王臣合十八國之師親臨其地雖不若桓之聲罪以討文之一戰而勝悼之三駕以爭而以覘褻靈景平之不能之以一矢相加則為極盛矣雖不能主諸侯之盟而諸侯孰敢不推之以為主哉且是盟近楚之國皆背楚向晉其心必有畏于楚而欲託于晉則推晉主盟晉定亦儼然主之而不復與諸侯同之矣然而為力易竭諸侯亦自此而散矣然則主盟

創自齊桓同盟之辭亦創自齊桓先爲同盟之謀而後得行其主盟之倨後之覵桓而起者能主則主之不能主則同之故同不同在載書之詞而非春秋有所筆削於其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莊十六年○按葉氏酉春秋究遺亦本吳氏爲說大畧與此同不再錄葉氏又曰不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然旣以同盟爲辭則其禮文儀節之間必有降等與諸侯齒而不敢獨居其尊者所用之禮異故史文亦異也又曰晉悼之謙觀長樗之盟可見其盟皆書同則吳氏之說信矣

愚按顧氏從劉原父黃若晦之說甚當與葉石林所攷合張氏自超從吳氏說更爲允確足破衆說之紛紛蓋齊霸之初用同盟之禮於是有同盟之名其後遂沿襲爲故事而伯業旣盛尊爲主盟卽不稱同盟也三傳曰服異曰外楚曰同欲蓋爲服貳而盟爲謀楚而盟爲尊周而盟當日固有此情事而非因其服異同欲特書同也以爲特

筆書同者說者之誤也汪氏謂衆說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亦尚未得當時情事也應以顧氏張氏之論爲斷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按左氏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先儒多從之以爲有不同者服而書同非也義見前○齊自北杏後屢合諸侯皆有會無盟以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合九國爲盟乃糾合諸侯之始入春秋未有之事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至僖二年盟貫始爲盟主不復書同 吳澂纂言

莊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按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同上舊說多從之○此時桓霸漸盛然猶不敢以盟主自居故書同盟觀其伐徐之先宋可知也若同心爲善而書同則書同者宜莫如葵邱而不然何也 朱朝瑛略記

○前幽之盟猶得八諸侯今盟而衞許滕滑復不至齊桓猶未信于天下諸侯也故不敢自主而再推於諸侯同之穀梁以爲得衆而所得者四國未爲衆也汪氏以爲陳鄭心服書同以美之然得陳鄭而失衞許未可云盛也家氏以爲後有十八國不書同而於四國與其同者大齊桓之不以兵車也然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當二幽同而其餘不同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按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穀梁曰同外楚也諸說因謂前屢之盟不序此復序而書同者諸侯既散復合志同欲也非也○自幽之後於此復見同盟何也齊桓霸盛合海內而聽命則有主是盟者矣晉文繼之諸侯附從不暇則亦有以主是盟者矣襄公没靈公幼楚啖方張諸侯皆懼汲汲爲新城之盟也 呂大圭或問

○齊桓之為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為之程端學本義引王實道○同盟者莫適為主也晉靈公幼趙盾以當國大夫會諸侯不敢主是盟故書同盟矣吳澄纂言○二幽之同齊桓同乎諸侯齊桓之謙也新城之同趙盾同乎諸侯趙盾之傲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二年同盟于清邱　大夫同盟自此始

新城之後盟扈不書同晉霸猶未衰也自敗於邲楚勢益張諸侯疑懼晉人主盟載書無不言同者矣方苞直解

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

張氏自超說見晉楚爭盟門○是時楚欲大張晉孱日甚清邱斷道二盟幸其猶能同也家鉉翁詳說

成五年同盟于蟲牢

胡傳謂天王崩不奔喪而會盟書同盟見其不臣按書同盟亦

通例善惡存乎其事非爲不臣而立此文趙恒錄疑○胡傳非也上書天王崩下書九國會不奔喪之罪著矣無取乎書同以示之也書同者齊侯與會晉謙不主盟與諸侯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七年同盟于馬陵

胡氏曰同病楚也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同盟之義諸儒不主載書稱同立說隨事索義所見參差夫蟲牢以後齊來與盟此晉襄霸成數公所不能致而至此合之旣列于宋公之上以尊異之又取魯田以饜飫之顧敢主盟而使齊受盟哉必不然矣故當以不主盟而推與諸侯同之爲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九年同盟于蒲

晉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張洽集注○于蒲平邱皆懼諸侯之貳而同盟也汪克寬纂疏

成十五年同盟于戚

按高氏閌本伊川說謂此會討曹伯則勿與盟可也既盟而執特書同盟譏之非也同盟而執其失不貶自見非特書以譏也

成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按蘇氏曰書同盟鄭叛也程子曰同病楚也皆未是○同盟王臣與盟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邱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李廉會通○公然以王臣同諸侯之盟矣不自主盟而稱同盟以爲同諸侯之謙而忘同王臣之僭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八年同盟于虛朾

襄三年同盟于雞澤

按胡傳曰柯陵之會夏伐鄭楚師於首止冬伐鄭楚師於汝上而諸侯皆還雞澤之盟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邱之役楚

棄疾封陳蔡而列國恐此三盟諸侯有戒心故稱同也非也

襄九年同盟于戲

杜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十七年伐鄭同盟柯陵考之左氏鄭實未服也且春秋記同盟甚多而左氏皆以爲服異校之前後不能盡通宣十二年清邱十七年斷道成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十八年虛朾皆無新服者僖七年盟甯毋鄭始服齊而不言同二十八年盟踐土諸侯始服晉而不言同襄二十五年盟于澶淵齊請成而亦不言同則不爲服異書明矣劉敞權衡○方氏說見下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

李氏廉云啖子以爲戲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注伐而書同

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疑啖說是方苞直解○盟戲而楚子伐鄭則鄭與盟亳北而楚子鄭伯伐宋則鄭未必與盟也經不書楚伐鄭而書楚鄭伐宋則鄭不與盟從經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祀杞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餘烈也張洽集注引許翰襄二十年盟澶淵

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按張氏洽曰列弑君之齊於盟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趙氏汸曰晉平之盟溴梁祝柯不言同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此言同者以齊卽楚也晉於是懼失諸侯也皆非也○稱同盟者載書之詞意不係乎書同也伊川以為同病楚夫春秋不罪其成齊亂而顧予其治楚患哉必不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復書同盟

者以盟主而見伐於齊其勢幾於不振故復修尋盟之禮不敢以盟主自居也諸侯即會於夷儀之諸侯前目故後凡杜討伐齊稱同盟明齊亦同盟按九年于戲十一年亳城北杜注皆云伐鄭書同盟鄭受盟可知與此說同其說未確凡書同盟皆伯主嫌專主其事故謙言已與諸侯同為此盟耳非謂與所伐之國同盟也況此經書諸侯是前目後凡前目之所無者後凡安得有之是齊原不在所同之內若如杜解則柯陵之盟鄭不服何以書同乎春秋因史作經事之首尾不必備伐國書盟所伐者服不服盟不盟皆戰事之首尾不必備其辭如晉楚爭鄭而鄭及晉楚平皆不書即此義葉酉究遺○日講解義說見齊晉交兵

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

按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楚故同盟此論其事則然也而非

以同懼楚之故特書同也家氏謂書同盟譏王臣不當同列國之盟非也王臣與同盟不貶自見非以書同示譏○書同盟晉不敢自居主盟故葉酉究遺○自新城以來晉盟與諸侯同者歷五公矣平之伯業不逮悼悼之虛朾雞澤戲亳城北皆同而平之祝柯澶淵不同者平襲悼之餘烈執莒邾以討伐魯執衛石買以討伐曹實行伯主之事至合諸侯圍齊齊不敢戰威加齊衛莒邾德在魯曹祝柯不得不推晉為主而晉平亦儼然主之矣澶淵而齊又來服又何讓哉其後商任沙隨失於會錮欒盈以致齊背盟而見伐楚乘隙而爭鄭一會夷儀而威喪於畏齊再會夷儀而德衰於受賄平邱之盟諸侯當不復推之為主而平亦自媿不足以主諸侯又不得不與諸侯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殊會殊盟殊吳為尊吳外吳不殊淮夷為夷楚與諸侯辨黄池兩伯辨

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會王世子以卑會尊故及而後會會吳以此會彼故會而後會汪克寬纂疏僖五年兩主之則言會以及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別盟則言及以及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趙汸屬辭

及以會殊王世子爲尊王會以會殊吳則非外吳也列序而其事不著則殊之乃所以著事實見情勢也說詳下本條有以會殊會者復有以及殊及者雞澤以衆人及一人服吳之辭也有以及殊會者復有以會殊及者黃池以一人及一人兩敵之辭也高澍然釋經方苞直解參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春秋立文應爾非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即或偶然書爵亦因與中國諸侯並列連類而稱非進之也萬斯大隨筆襄五年

昭四年會申徐稱子淮夷不殊會皆舊史之文也葢楚徐班也楚以

爵稱徐自不得以號舉楚合諸侯而淮夷來會非楚率諸侯以會淮夷也安得以殊會爲文哉胡傳未得其義方苞直解

諸儒謂申之會不殊淮夷爲夷楚與在會諸侯是錮於殊會之說耳往會吳則再書會吳來會則不再書會其文則然原不以殊會吳爲外吳今淮夷來會楚于申非楚就淮夷何用再書會哉楚主會諸侯諸侯從楚會卽無淮夷亦爲貶矣正不必齊淮夷于諸侯而後爲貶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昭四年

愚按以殊吳爲外吳之說本公穀先儒駁之詳於彙纂見下本條方張萬高郝諸論亦相發明今從之凡以爲外夷狄者皆不取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穀梁及以會尊之也王世

于云者王之貳也（又見世子不同盟門）○齊不爲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陸湻纂例引啖助）○此桓致王世子于首止也不以王世子與諸侯齊列故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以尊之（孫復尊王發微）○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傳九年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祇與王人同序諸侯之上不得與殊會同書以人臣非王世子貴有常尊可比也（胡傳）○殊會雖尊世子而先使世子降尊出會其陵替降辱之跡不可以掩宜高氏責其致世子以會實致天王而朝之漸流弊不可勝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六國大夫）會吳于鍾離

公穀以爲外吳非也吳未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云會吳以成其文也（劉敞權衡）○會又會非殊而卑之也又非異而

尊之也便文也晉侯會狄於欑函亦猶是矣異乎首止黃池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別王世子尊儲君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別兩伯主獨鍾離不然劉敞意林○先儒因再會而生外吳之說非也諸國約集而後會吳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乎會于中淮夷亦在何以不外之乎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以不外之乎王樵輯傳說本劉敞○吳益彊大求會于諸侯諸侯往而從之故書往會程子經說○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汪克寬纂疏引石介○鍾離柤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衞地晉合諸侯于戚吳來會焉故不殊會而說者以爲尊吳比諸首止不知與首止及以會書法之異說者又以爲外吳春秋未嘗外楚獨外吳乎此係晉往會吳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趙鵬飛經筌○若止書僞如會諸國大夫而

吳亦列序則往會之迹不具失事實矣且列國皆大夫吳其君也列序則吳君居下亂名分矣惟初會首晉再會殊吳事實既得名分亦彰矣御纂直解○自二傳以殊會爲外吳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於楚以其同姓僣王也非也此晉合諸國以會吳與他會異柤向如之從程子說以爲外吳則齊之盟孟之會列楚邢之盟列狄人申之會列淮夷均不殊之獨外吳哉戚之會列吳人亦不殊獨外鍾離柤向哉蓋義繫于所會列序則其事不著首止會王世子亦然但首止書及以會此書會以會則彼有尊卑之辨此爲同等之辭也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春秋於吳多殊會而楚無之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于楚非也因事立文各有當耳楚會諸侯始于孟宋公召之自曹以外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孟也僖二十

七年楚人自帥四國以圍宋魯懼而往會以受盟不得曰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人盟于宋也成二年嬰齊內侵而魯君往會之諸國之卿大夫亦各往會之而受盟焉不得曰公會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會楚人盟于蜀也至宋虢之會晉楚各帥其屬以至申之會楚召而諸侯聽命焉不得以會楚為文又明矣若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十四年會吳于向則吳在是而晉帥諸侯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何以徵事實見情勢也襄五年秋諸侯會于戚而吳人入聽命則不書會吳于戚矣夏叔孫豹衛孫林父並受命于晉以會吳而非衛志也則不書豹會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矣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方苞通論 ○吳在鍾離僑如及諸大夫先行會禮乃偕往鍾離會

吳故會而又會文當然耳知兩次皆行會禮者以首止公及諸侯不先行會禮即不書會而書及故知此不書及爲先行會禮也葉酉宪遺○會又會者兩會也吳强諸侯不敢致其來爲會以謀之於是相率以往曰外之非也郝懿行說畧○襄五年內外二卿會吳善道不曰會以會者同受命于晉不自期會也趙汸屬辭卷六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十一國大夫會吳于柤

辨說見上劉氏駁穀梁與上同○吳子在柤晉侯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杜注○會吳人者吳大夫也會吳者吳子也大夫來故會于戚吳子不來故往與之會於鍾離於柤也吳子之不來非特吳子之抗亦有所疑於諸侯而不敢深入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十一國大夫會吳于向

見上○杜注義同上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其先晉紀常也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横也胡傳○中國之會吳多矣皆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諸侯從晉會吳也此獨書會以及公不主于晉主于吳也從吳而會晉侯矣然不書公及吳子于會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蓋存晉所以存中國焉趙鵬飛經筌○書公及晉侯會吳子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辭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方苞直解○吳夫差敗越伐魯破齊師威震天下城邗溝通江淮起師北征闕深溝於商魯北屬齊西屬濟哆然會晉定於黃池言及者會兩霸辭也其先晉周班也郝懿行說畧○襄五年會戚列吳是吳從諸侯於會也

十年會柤殊吳是晉合諸侯通吳也皆主晉霸辭而此書會書及不列序亦非殊會則兩霸辭也（從公羊）以兩霸辭書不爵吳無以徵事實非進吳也（高閌然釋經）○經之言及黎氏所謂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蠻之辭公羊就及字生義以為會兩霸之辭不然也且公羊既曰不與南蠻主中國矣而又曰重吳言及其稱重吳之義乃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夫黃池之會魯晉吳三國而已天下諸侯安在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愚按程積齋引黎氏解駁兩伯之辭甚是程氏本義說更詳見中國夷狄參會門並采黃姜邵朱諸說兼辨吳主盟會之說皆宜參看

襄三年夏盟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殊袁僑者上文雞澤之會無陳侯但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袁僑故殊之也（杜注孔疏）

○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大夫張也此會諸侯盟巳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經意乃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大夫豈大夫專權哉穀梁又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再言及者所以別內臣與諸侯之大夫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彙纂 啖助 劉敞 孫覺○再書及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爲此盟爲袁僑耳凌稚隆 測義○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乃穀梁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十六年溴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者即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直解 御纂○及以及非此不足以著事實也觀此益知會又會爲外呉之說誤矣方苞 直解

○來盟涖盟 來盟前定辨 前定不日辨 來盟不言及不言內盟 者以國與之辨 涖盟不言及以國與之辨 書高

子議齊桓辨之辨　屈完書于師爲前定辨書杞子慶之辨　華孫書字書官貴

公羊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僖三年

穀梁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昭七年

來盟涖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如文三年公如晉乙巳及晉侯盟成十一年晉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是也陸淳纂例

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不書內盟者名簡辭也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辭煩　公羊曰來盟于我也此說是穀梁曰前定也按但以來魯卽曰來盟何必前定乎又曰不言及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按若言及又書內盟者則文煩辭重故從簡耳無他義陸淳引趙匡文

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高閌集注桓十四年

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見聘而遂盟門非聘而特來結盟則

但書來盟汪克寬纂疏同上

來盟五鄭語衞亘夫稱使兩國前定之辭謂巳有約言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臨期定盟之辭謂遣使時未嘗令盟權在二子也宋華孫不稱使未受君命而專盟也李廉會通陳則通提綱

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以盟者也程端學本義宣七年

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如鄭語以爲敵者與之盟可也如高子僖公豈能使大夫盟之哉敵與不敵文既不著不足深辨也張洽集傳桓十四年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盟不書日多矣前定不日豈書日者皆非前定乎鄭語衞亘夫奉使而來意主于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爲前定乎彙纂案桓十四年

來盟不日以君使爲文不得冠以日也聘而盟則日君使之聘而未使之盟也 方苞直解 宣七年

來盟涖盟皆盟于國都也於外曰涖於內曰來不列所盟統於國也 高澍然釋經

桓十四年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尋盟且修曹之會 前年盟武父本年公會鄭伯于曹 ○突之立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春秋書來盟六皆求盟于我也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弟則知諸大夫不心乎突也 趙鵬飛經筌 ○春會夏又來盟以固要約 張洽集注 ○張氏自超說見書弟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弑嗣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

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其曰來喜之也盟立僖公也其曰高子貴之也○閔公編書三子之來季子高子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所譏李廉會通○仲孫高子之來皆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覘魯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比事觀之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汪克寬纂疏○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纂直解○胡傳云齊桓欲謀魯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此誣之也既曰來盟則必主于平亂矣故公穀皆以爲善之若桓公有取魯之心當在高子未來之先不當在高子受命之日矣袁仁胡傳考誤○閔公既立落姑既盟故仲孫之來不盟僖公未立哀姜慶父甫奔魯君未定故高子之來則盟事勢不同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張氏駁三傳責齊桓子高子及左氏魯可取之說見外臣不書使門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公羊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序績也○穀梁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楚子使完觀齊強弱完覩齊之盛因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自來盟爲文完之本意欲卽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

之所也疏孔○不書使與齊高子同齊桓使高子盟魯成敗楚成使屈完觀齊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故以權與二子穀梁之說是也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會通李廉○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則服于齊故國佐止書如師屈完得書來盟李廉又○楚屈完來盟于師彼服而來求盟于我也袁婁之盟異是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而賂晉晉受賂而與盟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解引劉敞呂本中集○上書齊侯使國佐則下書如師據彼以爲文也上不書楚子使則下書來盟據此以爲文也究遺葉酉○杜氏張氏自超說見外臣不書使門張說又見齊楚爭盟門盟于師書及門盟袁婁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葉夢得傳○來盟曷以官舉者華族作亂而代爲司馬也華孫者華督之孫華耦也督負大惡其孫復爲亂黨故以華孫目之而不名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非君命也御纂直解○宋氏以華耦爲公子鮑之黨甚有見蓋入春秋魯宋之好始於盟宿宋殤之弑桓公會稷成亂取郜鼎立華氏穀邱之盟欲平宋鄭兩會于虛于龜而宋皆辭而後怒宋結鄭一敗之于乘邱再敗之于鄑而宋好絕矣故桓莊成三公之卒皆闕會葬不書至此六七十年矣宋昭之時其國內亂旣納司城之奔然後公子遂如宋一旦司馬至又即先公當年所立華氏之孫故請盟而不辭夫華氏世濟其惡而魯人於其來私盟之自此交聘通昏史不絕書來聘

之使兩見華元一見華定是魯始與宋好而立華氏繼因華氏而復成宋好魯之於宋與華氏相終始而已至於春秋書其官者司馬之官主國軍政前之司馬既殺今之司馬卽弒殤公逆臣之後逾年而杵臼見弒傳稱國人因襄夫人奉公子鮑爲亂而經書宋人弒君人者衆辭是華耦亦與弒者也魯向以宋弒君而樹華氏之恩今以華耦來盟而宋復有杵臼之難及晉衛陳鄭伐宋討弒君而魯師不出固知耦之來實爲公子鮑結魯耳人但知會稷成宋亂詎知華耦來而魯再成宋亂哉夫子據當日之事仍史氏之文一以著華氏之禍宋一以著魯之黨華氏而前後皆失討賊之義也來不稱使私來也來爲私來則盟爲私盟張自超宗未辨義○愚按舊說以書字與不書使爲善之以書官爲貴之惟趙東山論華孫有異志而來張氏論華氏世濟其

惡魯人黨奸成亂與穀梁胡傳說同顧復初亦從之以此盟爲專行無上其義甚精穀梁胡傳趙說顧說見宋大夫書官門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始通且謀會晉○衛欲爲晉致魯而魯事事齊未與晉通必有疑焉故來爲此盟胡傳○晉成將爲黑壤之會俾衛求魯文十三年新城之役魯睦於晉爲晉求衛今衛成睦於晉爲晉求魯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若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于晉故盟以固其心趙鵬飛經筌

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

左晉治杞田杞文公來盟○晉使魯歸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上襍來聘之下高閌集注○此非因朝而盟蓋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非出于誠心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李廉會通○

未有諸侯書來盟者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至

此左氏曰杞書曰子賤之也非也賤之之意不在書子齊履謙統紀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注公不會陽穀故○桓將伐楚

大夫受盟季本私考○稱涖盟則遣使時命之往盟非大夫專盟矣

涖盟四惟此謀伐楚有輔伯之善如莒則小國請之而結盟初

無恤小之誠盟齊盟鄭皆結好叛伯之謀不足取矣汪克寬纂疏○

穀梁以不言及為以國與之非也書法自然無及字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伐莒莒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故往涖之高閌集注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涖盟

始暨齊平盟以結好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與齊平矣故盟以結好涖者

前定也蓋定於平之日矣 御纂直解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始叛晉也○及鄭平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往涖 吳澂纂言○同叛晉也鄭未來而魯往涖魯衰可知 高閌集注 ○餘見書平

內涖盟不書

按杜注成十一年季孫行父如晉涖盟不書行父報郤犨之聘但書如晉不書涖盟者郤犨行父交盟晉晉之君臣意一也故止書來盟舉重略輕也哀八年臧賓如如齊涖盟不書賓如與齊閭邱明交相涖盟以及齊平也經皆不書略之也○趙氏汸謂臧賓如閭邱明二人非卿不書

外涖盟不書

隱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鄭良佐如陳涖盟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涖盟楚公子罷如晉涖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襄二十七年晉荀盈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襄三十年鄭子產如陳涖盟昭二十二年齊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晉涖盟

○聘而遂盟

先書聘而後書盟受命而聘非受命而來盟也方苞直解

聘以結好盟以質疑既好則不疑好而終疑非所以爲好也趙鵬飛經筌

聘禮也所以昭誠信也聘而盟聘爲不足固矣以講信修睦之禮爲歃血誓神之事而交鄰之意無存矣湛若水正傳 賀仲軾歸義

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強族也魯陰結之以成密約私交之迹著矣季本私考

凡聘皆譏聘而及盟尤爲非禮胡氏以爲大夫私盟專命遂事非也然大夫有聘無盟以大夫盟公抗也以公及大夫盟卑也此皆當時諸侯昧于上下之辨而政在大夫所由來也顧棟高大事表

外臣聘魯尋盟者四公皆與之盟于國都故不言地若去其國都而盟乃晉悼所以謙接吾君者也公去國都而盟向戌弱矣趙汸屬辭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杜注荀庚尋赤棘良夫尋宣七年之盟○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先晉後衛畏晉之强也高閌集注○畏晉卑衛也左氏以爲禮不亦過乎程端學三傳辨義

成十一年春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無禮於公甚矣高閌集注○公在晉受盟及行父聘又涖盟皆不書獨書郤

犨涖盟何也公自汶陽之歸貳晉晉侯因公朝而止之公請受盟而後歸又使郤犨來盟魯使行父往又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書之若公與行父之受盟則諱恥矣(張洽集註)○公返犨即來聘抗公而盟蓋胥恐公憾其見止而叛陽爲禮而陰實疑也(趙鵬飛經筌)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尋孫桓子之盟(桓子即成三年聘盟之良夫也林父良夫子)○顧說見下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來聘且尋盟○劉蓋魯城外近地(孔疏)○聘而遂盟已爲非禮況以千乘之君降尊失列與盟于國外乎晉悼盟公長樗乃霸主之謙待望國非諸侯所當施于鄰國大夫(汪克寬纂疏)○魯於宋衛匹也而亦使大夫盟公公又崇向戌而盟國外過矣(顧棟高大事表)

○高氏閌以于劉二字爲衍文顧氏棟高從之見闕文門

○朝而遂盟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前此未有朝聘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朝會于某地而牲歃示信已非盛世之事況因其朝而要之哉厥後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且因聘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三恪之君亦即魯而歃焉始也魯君盟于霸國終也諸侯盟于魯世變可知汪克寬纂疏○公一朝晉襄再朝晉靈皆受其盟辱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左公如晉朝且尋盟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經書朝而及盟者三惟此出盟都外晉侯之謙也李廉會通

○書遇 以書遇爲特貶諸侯辨　以書遇爲大齊桓辨　書及內爲志辨

公羊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隱四年

穀梁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隱八年

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會者豫謀閒地剋期聚集以訓上下之則各重其禮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孔疏隱四年

諸侯相見不行朝會之禮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程子經說

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崇禮讓絕慢易故謂之遇春秋諸侯私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值於途亦謂之遇非矣汪克寬纂疏隱四年引胡翁通旨

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之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胡傳隱四年

古之遇也適今之遇也預非禮之禮君子不謂之禮邵寶簡端錄隱四年

外胥命相遇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與外會盟同趙汸屬辭說見下各條○

隱莊之閒六書遇去古未遠也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不足而文有餘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書遇閔以後無聞蓋霸事未起諸侯之特會多故簡其禮而為遇其後特會希有不得已而為特會則其禮不可得而簡耳方苞直解隱四年

公羊曰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按遇者若不期而遇耳然非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曰及者內為志按及者內及外之辭遇清尋宿盟遇穀結姻好可云魯志也魯濟乃齊謀伐山戎齊志也則稱及非其為內志矣徐庭垣管窺

魯濟梁丘齊桓執謙就宋會以是得諸侯也公及齊遇穀則惡其急昏及宋遇清宋衛遇垂則惡其結黨可執一字為定例乎[illegible]高大事表偶筆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衞來告亂故遇于清○以下文推之宋魯合交將以謀鄭託於無約而遇秘其迹也或以適相遇爲說非也如不期而遇必有所往之處適遇於中途經傳不載所往之處也程端學本義 王樵輯傳○是時諸侯私相固結爲會爲盟衆矣及倉卒而出又以遇禮見弛政無度甚矣書以著其惡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書此欲見宋魯諸國好惡離合之情通前後文以見義不以草次簡禮假託行事而特加貶也焦袁熹闕如編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以數會之煩簡其禮黃震日鈔○齊桓兩與公遇身下諸侯以圖伯以簡便濟其勤勞趙汸屬辭○齊魯之君以昏故而相親也蓋齊求諸侯必欲得魯故北杏之會不與而爲柯之盟鄄之會不與而

受文姜之如齊也以爲求昏齊難之而公怠之者非也豈高侯來盟既定莊公親往納幣而猶難其昏邪必不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濟桓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知桓之霸不自恃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簡禮以議軍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張洽集注○姚說見下遇梁邱

以上內相遇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犬邱郎垂○宋衛素睦而宋與鄭有公子馮之怨衛與鄭有公孫滑之怨齊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宋衛乃先爲此遇蓋有所謀也所謀必有所要於鄭者其在去馮乎鄭莊不

從故宋不果平瓦屋之盟非鄭不會其故可知（王樵輯傳）○傳云宋衞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然考之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國爲黨以讐鄭則宋衞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無意於釋鄭憾也（李廉會通）○宋殤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焉矣今衞宣立宋欲圖焉未知衞宣從否故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高閌集注）○宋衞將要齊以絶鄭故爲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密其迹耳（季本私考）○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故請與衞先見（此年遇垂）是故有明年鄭宋連兵報復之禍齊襄欲滅紀故與陳鄭遇垂（莊四）紀侯是以去其國齊爲楚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是以緩於伐楚（莊三十二遇梁邱）皆有關天下之故（趙汸屬辭）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蓋謀取紀故紀侯見難而去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趙子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然突方居櫟豈能謀紀高氏謂齊恐陳鄭救紀結歡二國夫齊何畏陳鄭陳鄭去紀遠亦何能救紀而至宋衛之間為遇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於齊假陳為介紹也卓爾康辨義○謀紀而簡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牛運震傳○趙說見上汪說見下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齊侯為楚伐鄭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是時諸侯宋為強齊桓再伐而後得之再會于鄄以堅其心非大盟會大征伐不敢先之必推之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啖之再盟又五年矣齊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邱穀梁傳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蓋以下諸侯之從逆未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趙鵬飛經筌○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張洽

集說○齊宋謀捍楚而救鄭也伯主能虛已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伯 家鉉翁 許說 ○盟會序主會者爲首遇則不期邂逅莫適爲主故以爵之尊卑爲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爲序爾 汪克寬 纂疏 ○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其能定伯宜也 張溥 傳斷 四○宋爵輔伯故齊伐山戎而魯遇魯濟齊謀鄭而宋遇梁邱 姚舜牧 疑問 ○趙說見上○穀梁曰大齊桓也非也相遇常事耳何大之有 劉徽 權衡 ○齊親魯宋梁邱之遇宋卽會魯于城濮遇魯于魯濟之意皆齊桓就之以示昵好不必其有事也左氏以爲楚伐鄭故此時不聞鄭有楚師楚伐鄭諸侯會檉在三年之後於此不當云云也 張自超 宗朱辨義 ○愚按 張說別有見解並存之

以上外相遇

○書胥命 以爲結言不盟近正辨

三傳見下

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言會未歃血故不可言盟蘇轍集解

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陳傅良後傳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謂自相命非正也止齊亦謂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此伯者之始也其後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其來漸矣王應麟困學紀聞

公羊說非也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二君必有殊異之行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譏其僭也非王者不稱命書胥命僭王也朱睦㮮諸傳辨疑

書衛蔡齊人之殺弑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衛之胥命命德不自天子出矣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洽謂罪齊衛猶落第二義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私以牧伯相命也命者上施於下之詞諸侯當奉王命以行事今不惟命是奉而彼此互推目中尚有天子乎聖人以是爲伯事所由始而惡其以諸侯而目無天子也故以胥命書戴祖啟五測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不盟也○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以上三傳舊說○齊東州之侯也衛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命于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劉敞傳○此時齊僖爲小伯見於國語而詩言黎之臣子亦以方伯之職責衛宣故知是以伯事相命也又意林○東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作可

見矣隱公而降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不以爲異然後乃敢專之蒲之胥命專伯之始所以特書而謹之也張洽集注○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爲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逮至戰國魏齊相王其後齊秦約共稱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朱子語類引張洽說○胥命者何自相命也其命維何相推爲牧伯也齊管仲言天子賜我先君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而詩言黎之臣子作旄邱之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知齊衛本皆牧伯之職也爲牧伯

者皆稟天子之命以令諸侯書曰王言惟作命未有諸侯而得言命也胥命何爲不盟地醜德齊兩不相服也春秋之變始于齊衞胥命而終于吳晉爭盟高閌集注○相命爲侯伯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天子之事諸侯不得私相命齊太公衞康叔昔皆嘗爲伯故僖公宣公復私以相命傳以爲不盟誤也葉夢得左傳讞○齊衞之相命爲伯猶漢末朝命不行於天下而州牧表其人爲某州牧也吳澄纂言○此志齊衞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宋衞一黨也齊衞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門之盟同趙汸屬辭○公穀皆以胥命爲善程子胡傳因之張氏洽申劉氏敞之說謂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竊所至朱子取其說彙纂案○齊僖衞宣自此年後無一事當於人心齊則謀紀衞背魯於桃丘而更助齊與魯戰則此胥命乃結黨行私爾何善之有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謂相結以言而不盟則凡諸侯之會而不盟者獨無相結之言邪相推爲伯疑得其義蓋舊史得之傳聞異而書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考衛風旄邱篇黎臣責衛以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矣衛國不甚強使非嘗以牧伯相命黎臣豈宜以是責之此亦一證葉酉究遺○穀以爲近古公以爲近正荀卿善之胡傳從之獨朱子謂不由王命而相推戴譏之也春秋諸侯交政中國雖曰不盟未見其有可取也按戰國齊宣魏襄會濁澤而相王齊湣秦昭立爲兩帝後世凡王室陵夷藩國僭擬多有私相推戴之事則朱子之論確然不易張尚瑗公羊折諸

○書享禮

莊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享公穀作饗

非禮也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於廟中胡傳○鄭康成儀禮

注饗謂享太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會夾谷傳稱齊侯將享公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孔疏○春秋諸侯相見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以會爲重則享不足校夫人亦因會而享經不言會而言享者會已不可况享乎以享爲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孫覺經解○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乎假先王之禮而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張洽集注○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况婦人乎吳澂纂言○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

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鄭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于蒲圃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於策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汪克寬纂疏 ○當時魯人知其非禮而舊史書之亦見史臣直筆莊公不得奪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凡饗燕字古文多借用享字今文則饗燕之饗享獻之享截然不同二傳爲今文故作饗左氏爲古文故借用享字 張壽恭古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終